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六

徐灝學

禮記三

文王世子

古者謂年齡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灝案古者謂年齡者古音讀年如齡也齒亦齡也者亦謂之齡也武王未悟九齡之語故文王告之如此蓋古無齡字所以武王未喻古本禮記或作聆見釋文皆因古無齡字而以同聲之字代之其後乃緣此事而造齡字从齒令聲不然豈武王不識齡字邪

曲藝皆誓之

曲藝皆誓之灝案誓告也命也

大射儀司射西面誓之鄭注誓猶告也周官典

命誓于天子鄭注誓猶命也

謂郊學雖曲藝小技能亦必命之使待

進舉也鄭注訓誓爲謹殆失之

子其身

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

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灝案迂曲也

後漢書蔡

邕傳不我知者將謂之迂章懷注迂曲也言殺身且爲之況委曲其身以善

其君乎鄭訓迂爲廣大非其義也

世子之記以下至末

灝案此蓋別本異文小戴竝錄之耳

禮運

祭器不假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正氣
曰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存地雖造而不得具足
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
受器鄭云此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灝案曲禮曰凡
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氣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
祭服又曰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
夫士寓祭於士又曰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
服不假是大夫士皆得備造祭器惟無田祿者不設耳

而此乃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大相逕庭殊所未喻疑此
與曲禮所謂祭器衣服不假其義各殊彼指有田祿者
而言此別有意惟所謂言各有當也蓋春秋時世家廟
祭多僭禮踰制如魯三家至以雍徹而季氏竟舞八佾
於庭其不循禮之事多矣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
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諸侯祭器有受之天子
者而大夫乃僭爲之上文云醜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
僭君是也祭器不假蓋謂擅造作宗廟重器不請而爲
之非常用之祭器假猶請也呂氏春秋土容篇齊有善
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
之狗齊注
假猶請也戰國策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卽其事也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鄭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曰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灑案康成以五行之數合成十五以爲三五之義其數偶合而義則未明究竟五行何以與月相關耶今案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七十二日土寄王於四時之末各十八日此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然而月有大小建

四時之日數不齊假令皆以九十日爲限則與月不能相應矣今四時協其序五行順其常和之至也而月之朏朧弦望由是相得而無失焉故曰和而后月生也三五謂十五日一朔望耳

禮器

物曲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空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灑案物曲謂物事也下文曲禮三千鄭注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訓察一曲者高注一曲一事也秦風小戎篇亂我心曲曲亦當訓爲事

內則

如新受賜 如更受賜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茵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
受賜藏以待乏灑案此一節文義自明惟如新受賜如
更受賜二語似若隔斷語氣故讀者多致誤會如雲莊
陳氏謂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敷衍成說
而實未嘗玩索其義也今案記言婦或見賜於人則受
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於舅姑或舅姑
以所獻反賜之則辭辭不得命若又有賜之者則不復
獻而皆藏以待乏耳古人行文簡括鹵莽讀之斯不得

其解矣至若飲食之類有不可久留者固不必藏之此則不待言也

醢

膳臠臠臠醢牛炙醢牛臠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
豕臠芥醬魚膾雉兔鶉鷄鄒注曰此上大夫之禮庶羞
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臠牛炙間不得有
醢醢衍字也正義曰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者臠一牛臠
也臠二羊臠也臠三豕臠也牛炙四豕牛肉也四物爲
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
肉醢七牛膾八四物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
羊臠十醢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

始醢十三豕馘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爲第
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雉十七兔
十八鶉十九鷄二十此四物爲五行陳之從西爲始
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熊安生曰此經醢文承牛羊之
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
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識無三牲之醢也灑案
牛炙牛馘牛膾以牛肉爲醢羊炙羊馘以羊肉爲醢豕
炙豕馘以豕肉爲醢正與下文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
醴清糟文同一例牛羊豕各自爲醢猶之稻黍梁各自
爲糟也最上一醢字鄭以爲衍良是牛炙牛馘牛膾三
者閒二醢豕炙豕馘閒一醢而羊之醢在羊炙羊馘之

次者蓋第二例牛豕之次爲醢第三列羊炙之次若以醢居其間則上下兩列而二醢相重故置之羊豕之次取其相錯耳無他義也牛之膳三故醢有三羊豕之膳各二故醢各一也

凡禮器屈曲陳之謂之紼說見儀禮八豆

雉十七 魚膾十六 羊炙九 牛膾八 腳一

兔十八 芥醬十五 羊豕十 醢七 臠一

鶉十九 豕豕十四 醢十一 牛豕六 臠二

鷄二十 醢十三 豕炙十四 醢五 牛炙四

滫熬 滫毋

滫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滫熬滫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滫毋鄭注滫沃也灑案說文滫

淥也澆沃也考工記幌氏煉帛以欄爲灰渥澆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明日沃而盪之見盪與盪淥本一字沃異盪謂漬諸水中沃則以水澆之沃之以膏所以爲澆也而沃非澆也考工記鍾氏染羽澆而漬之其事亦同鄭皆訓澆爲沃疏矣

每物與牛若一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灑案每物與牛若一者羊麋鹿麇四物各爲一分與牛等分也下文慘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謂牛羊豕三者各一分又稻米二肉一則稻爲二分而牛羊豕之肉合

爲一分也前後相參文義自明

詩負之

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土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

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灑案詩讀爲持持猶承也詩序

引詩緯合神霧置於懷曰抱置於背曰負詩負之者詩序

持而負之下文但言負者皆相承而省特牲饋食禮詩

懷之則持而懷之也說見儀禮

玉藻

聽朔於南門之外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左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閨月則闔

門左扉立於其中鄭注曰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

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灑案鄭氏既曰東門南門皆爲國門而又云聽朔於明堂門中其說自相違異國門非聽政之所此蓋明堂之外門也周禮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故鄭云還處路寢門終月其在路寢亦闔門之左扉故云反宿路寢亦如之餘詳周禮

去君之黨

待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注引卻也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灑案黨所也見釋名及公羊文十二年左氏哀五謂引而去君之所耳鄭訓親黨失之

左氏哀五

年傳注

縫齊倍要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鄭注曰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紵也紵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正義曰袪謂袂未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未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于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江氏慎修曰深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又衽裳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疏家不得其說妄謂

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六寸闊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袤不正之縫可謂服之不衷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灑案孔冲遠以布六幅皆解爲十二幅令狹頭各六寸闊頭各尺二寸無論弦長於股多所參差且合而縫之上下皆爲圓曲之形豈復成衣乎江氏謂衣裳皆正幅唯裳之兩旁斜裁別名爲衽其說是也但正幅既不取交解之用乃無端破之爲二而仍縫合之恐無此理且下齊一丈四尺四寸前後各七尺二寸失之過寬蓋爲鄭注所拘未暇致詳耳吾友陳氏澧云深衣之制十有二幅當連衣裳數之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二幅

兩旁邪裁之幅各一合前後凡八幅是爲十有一幅甚
爲確當唯云幅廣一尺二寸削而縫之每邊去二寸得
一尺八寸邪裁之幅上銳下廣終幅亦一尺八寸合爲
七尺二寸通前後爲丈四尺四寸則仍沿注疏之誤世
豈有下齊七尺二寸之衣哉周尺七尺二寸當今尺四尺二寸八分弱且布
幅每邊各去二寸未免過多今用士虞禮注以幅廣二
尺爲度每邊摺疊及裁翦各去寸許餘一尺八寸衣中
二幅袂二幅幅各廣一尺八寸得要廣三尺六寸與深
衣三袂祛尺二寸其度正合也裳中二幅廣同唯兩旁
邪裁之袷改以布一幅對破爲二又交解之令上銳下
廣除摺疊及裁翦餘九寸合爲下齊五尺四寸周尺五尺四寸

當今尺三
尺二寸強
通前後一丈有八寸庶幾適中合度矣大抵
說深衣者多不明要縫半下縫齊倍要之義以爲下齊
之闊倍於要故所言皆不合不知要二幅裳四幅卽是
要縫半下縫齊倍要也由此觀之則通衣裳爲十二幅
益明矣

長中繼揜尺

長中繼揜尺鄭注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
令袂矣澣衣則緣而已灑案康成以長中爲長衣中衣
陸氏佃遂舉喪服小記之練冠長衣聘禮之繡黼丹朱
中衣以實之然長衣不聞與澣衣同制若中衣更無連
裳之理孔疏謂以布半幅繼續袂曰故揜餘一尺則又

從未聞袂口有以布半幅續之者也細玩此句文義上承淡衣而言其下云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亦皆淡衣之度數則非別舉長衣中衣甚明所謂長中者蓋言身中之長下揜際裳一尺耳

續爲繭縕爲袍禪爲絢帛爲褶

續爲繭縕爲袍禪爲絢帛爲褶鄭注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續謂今之新綿縕謂今續及舊絮也絢謂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縕案繭說文作繭袍與繭相對爲文裝繭爲褚謂之袍則繭當是綴繭於衣之義蓋治繭之法抽絲爲織其次則擴繭以成繭故謂之續卽俗所用絲縕亦曰縕者也

詳見蠶桑譜

綴縕於衣裏故

其字作襦左氏所謂挾纁正是此義挾持也纁猶纁也
袞縣於中故謂之纁鄭氏分別新纁爲纁舊絮爲纁蓋
因論語言衣做纁袍故云爾其實纁與纁非有新舊之
分子路白衣做者耳綱單衣襲於外者詩所謂衣錦尙
綱是也說文曰禪衣不重也褶夾衣褶者習也習猶重
也玉篇曰褶衣有表裏而無絮也

魚須文竹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
笏段氏玉裁曰須乃頰之誤故釋文音班崔靈恩作魚
班知唐初固作頰須無音班之理魚頰謂魚頰骨說文
頰一曰鬣也鬣者頰髮也引申之頰亦曰頰濂案段氏

謂須乃頰之誤是也訓爲頰骨則非也魚頰骨無飾竹之理鄭注訓文爲飾亦失之文竹猶文木文石頰卽頰白之義魚頰文竹蓋卽今之班竹俗名相妃竹者上多班點如魚頰然故名耳說文頁部頰大頭也一曰鬢也鬢乃鬢之譌須部云鬢須髮半白也鬢卽頰白本字古與頰班通故崔本作魚班也

鞞 鞞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圍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鄭注曰此元端服之鞞也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天子直四角直無圍殺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

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方後挫角圍其 upper 角變於君也
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
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又下
文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
二寸注曰頸五寸亦上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
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灑案據鄭注
韠之正幅卽下廣一段其廣二尺其長三尺上廣一段
與帶相接其廣一尺頸五寸卽高也天子直者正幅廣
二尺長三尺爲長方也公侯前後方者長二尺與廣等
爲正方也大夫前方後挫角者挫其上兩角也土前後
正者竝挫下兩角而成八角形也各邊皆等故謂之正

承上文前方後挫角而言耳說文市部曰士無市有帑制如楹缺四角卽其證記以鞞統言者士賤畧之也又鄭注以此爲元端服之鞞下文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注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鞞也是鄭意以爲鞞鞞異名同物說文亦曰市鞞也字又作鞞則許意亦同蓋古重唇音鞞與鞞同也惟小雅采芣云赤芣在股似謂兩旁之衽掩裳際者詳見儀禮喪服與鞞之形制尺寸有異然芣卽市字市象鞞形無可疑者許鄭說似皆不誤闕之可耳

純組紱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紵鄭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系有才灑案古音笛才同部故緇或作紵純者紵之譌也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釋文紵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其誤與此同周禮大宗伯鄭注引此文紵字亦誤爲純又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士昏禮純衣纁初士喪禮爵弁服純衣各純字亦皆紵之誤緣屯與才篆文相似故傳寫多謬也說詳儀

明堂位

璧娶

明堂位言璧娶者一夏后氏之龍筭虞殷之崇耳周之璧娶鄭注云畫繪爲娶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

簣之角上此屬於虞者也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
殷之崇牙周之璧翬注云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翬此屬
於旌旗者也案鄭注禮器云漢禮翬以木爲筐廣三尺
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車行使人
持之而從則簣虞之璧翬非此制明矣若綏若綢練若
崇牙皆爲旌旗上飾則所謂璧翬者當亦飾於旌旗而
非別自一物若如鄭注以爲喪葬所用則自有以木爲
筐之翬此記何以與旌旗所飾連言之乎又畫繒爲翬
未審何物而戴璧於其上凡飾器非有所用卽取美觀
今簣虞之角飾以貴重之璧非惟無用亦未見美觀鄭
注殆非也璧翬之制疑以木爲之中有孔如璧以貫於

虞及旌旗之杠周垂以羽故名之璧矚而非真以璧爲之也他經皆無旁證存此說俟知者正定之鄭注又謂天子八矚皆戴璧諸侯六矚皆戴圭案禮器喪大記並無戴璧之文疑亦緣此記而誤喪大記所謂黼矚二黻矚二畫矚二皆戴圭者似亦但說其上如圭而非以圭爲飾也蓋喪制不用玉也

資或爲飲注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鄭注資取也資或爲飲灑案飲蓋飲之譌資飲音近相通漢書宣帝紀注如瘠曰荆有茲非茲飲音相近與此同例

喪服小記

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

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灑案鄭畧去曾祖一代且如其說則無旁殺之義似非也以五爲九者自己身而上爲父祖曾高五也自己身而下爲子孫曾元亦五也合之則九所謂上殺下殺也以三爲五者自兄弟而上爲從父從祖三也自兄弟而下爲從子從孫亦三也合之爲五所謂旁殺也先言三五而後五九者順其數耳旁殺尙有族曾祖父母總而不在三五之列者以族曾孫無報服不能成列故畧之

報葬者報虞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鄭注曰報讀爲赴疾之赴

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卽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灑案如鄭說則經當直言有故而疾葬其義始明何得簡畧其文但謂之赴葬且又不言赴而假借報字爲之未免迂曲古經傳亦無謂疾葬爲赴葬者鄭說殆非也今案報與反同義說見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報葬疑謂持喪歸葬者葬必有虞不待言而此云報虞者嫌喪自外歸不必反於家而虞故特著之耳

爲慈母後者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鄭注曰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卽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顧氏炎武曰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

長之有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
後此漢儒之誤吾未之敢信也灑案顧說是也然後字
要當有辨爲之子卽爲之後耳非支子入繼大宗之後
也自康成以傳重爲解其義始乖夫婦人安有所謂重
者而傳之乎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
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其說亦誤喪服傳
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
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
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明言妾子之無母者矣豈有
爲兩母皆服三年者乎鄭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
慈己之服可也謂服小功五月也祖庶母喪服無文比

而推之若父命爲之孫似當爲齊衰期不命則亦服小
功五月而已

大傳

干祿及其高祖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灑案此高祖
指遠祖而言非謂曾祖之父顧氏炎武曰左傳昭公十
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
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翳司晉
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是也王制曰大夫三廟一
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則常祭已及其太祖而祿反
止於曾祖之父無是理也

孔冲遠未明斯義遂謂此大
庶爲大夫士非也

事謂禘祭省猶見也干求也大夫士不敢專輒故見於
其君而求禘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黜官
傳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云四時祀以一羊三年
盛祭以羊豕是大夫有禘祭之明證化疏大夫無禘祫
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禘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
得殷祭也蓋未明其禮其以高祖爲五世亦誤鄭注
曰大事寇戒之事省善也干猶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
之於壇墀似未然據王制大夫士皆有廟豈有禘祭於
壇墀之禮乎

少儀

聽役於司徒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正義曰司徒主國之事

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灋案周官凡言大喪皆謂王喪公卿不得言大喪且其屬不得有司徒之官孔疏及隱義皆誤今案司徒謂有司徒謂徒役也凡司其事曰有司既夕禮有司請祖期是也左氏昭四年傳且而皆召其徒杜注徒從者荀子王霸篇人徒有數楊注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

性之直者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鄭注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

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授受灑案孔疏釋性爲天性非也性之直謂卑者生成體直長於尊者故鄭云尊者短不敢以長臨之而有跪也性古讀與生同左氏昭八年傳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言莫保其生也又十九年傳民樂其性言民樂生其也淮南精神訓天下之所養性也言天下之所養生也高注性生也性讀爲生故生亦讀爲性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鄭注杜子春讀生爲性是也

不疑在躬

不疑在躬鄭注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灑案疑讀爲擬周禮司服爲大夫士疑衰鄭注疑之言擬也漢書食

貨志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是也不疑在躬盲人之衣服不得比擬己身也下文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是在躬以衣服言之

拚席

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鬘執箕膺搗釋文拚弗運反又作攢灑案拚本作糞字之誤也古者除歲曰糞因謂所除之歲爲糞說文云糞棄除也从艹推華棄米也官溲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方問切蘇變作糞是棄除謂之糞也由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左氏昭三年傳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卽其義糞又作攢相承增偏旁今作拚者蓋糞文糞與棄二形相似而棄之古文作弃因誤認爲糞

之古文而省攸爲拚轉寫又誤爲拚耳

枕几穎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鄭注穎警枕也正
義曰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爲警枕王氏
引之曰穎字當在枕下枕穎相連故知穎爲枕屬正義
謂經枕外別言穎則所見本穎在枕下可知若如今本
穎在几下則是几下別言穎非枕外別言穎矣釋文穎
作穎玉篇廣韻竝曰穎篋也與鄭異義蓋出盧王二家
注文內則曰縣衾篋枕是枕有篋以貯之也穎與枕相
連故或以爲警枕或以爲枕篋耳唐石經始誤倒穎字
於几下灑案王氏謂穎字當在枕下是也至鄭注訓穎

爲警枕自有所受之蓋當時實有是名非可嚮壁虛造
後人不識穎之名義故昧其旨耳今案大雅生民云實

穎實栗毛傳穎垂穎也蓋禾成穗在裏中謂之穎其狀

如萼之含苞既熟則穎脫而出戰國策毛遂曰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非特其未見而已卽此義穎指囊而言解者誤以穎爲
鐵利之稱而以錐未爲穎如此則仍是未見非穎脫矣

下文刀卻及校穎若以
刀鐵爲穎其可通乎此穎之本義故其字从禾詳見
說文

箋引申爲凡秀發之稱又因其形屬類而長之則凡物

之形狀相類者亦皆謂之穎故警枕以穎名蓋警枕爲

圓形而殺其兩端如今之罍鼓人熟寐則圓轉而覺故

謂之警枕其形亦與禾穎相似也刀鑲形亦與禾穎相
似故下文刀卻及校

穎鄭注訓穎
爲鋳說見後玉篇廣韻訓穎爲篋亦展轉相引之義

篋卽枕函也然訓穎爲篋不如鄭義爲優其从木作穎者卽因篋橫而別造此字耳

刀卻及授穎

刀卻及授穎鄭注穎鐔也灑案古之刀鐔在柎下與刀連體卽刀柄也其制以橢圓鐔或三枚或四枚交錯而合爲一三鐔者六棱四鐔者八棱中空有直徑與刀體相連形如橢圓毬與禾穎相似故謂之穎魏晉間人以刀鐔築人者卽是物也後人未見古刀鐔之制誤謂游鐔貫於柎下又不識穎字之義而以物之鐔利者爲穎故多所未達矣

余昔據玉篇廣韻訓穎爲篋誤解卻刀授穎爲斂刃於橫今正之餘見上

穎杖
文枕几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七

徐灝學

禮記四

學記

收其威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注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灝案廣雅曰收取也夏楚所以撲人故曰收其威猶言取其威耳鄭說非也

躡等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正義曰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

者枕行常有驕矜今惟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躡等也
灑案侍坐於先生長幼有序若幼者有所質問則凌躡
長者而前矣故聽而弗問也後儒謂所業未至而強爲
之曰躡等卽此義之引申

博依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灑
案上文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下文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皆上下相應如以博依爲廣譬喻則語意不甚切鄭說
殆非也依當讀如聲依永之依謂絃誦之音節耳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灑案大

德不官卽易不可榮以祿之義大道不器所謂君子不器也大信不約朱子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是也大時不齊如日月躔離晦朔弦望歲月各異而自有一定之時也

樂記

其移風易俗

其感人漢其移風易俗史記樂書下句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作其移風易俗易小顏下易字弋鼓反王氏念孫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灑案王說是也然上易字疑是衍文當作其移風俗易易讀如難易之易感人漢移風俗易正相對戴記下二字誤倒史記上二字誤

倒漢書中易字衍戴記史記足以互證漢書因史記而成且孟堅多省文中易字必爲衍文無疑也

角觶生

角觶生鄭注無觶曰觶灑案角觶生非無觶之謂也說

文云觶角中骨也

孔疏云觶謂角外皮滑澤者殊誤

如鄭說則角觶生

者謂角中無骨生豈成文理乎今案封禪文云犧雙觶其抵之獸郭氏山海經傳云麋鹿角曰觶謂角有歧也故玉篇云有枝曰觶無枝曰角角觶生蓋言角生歧耳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鄭注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裏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

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笛中有椎正義曰亂理也
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舞者訊疾奏
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白虎通引尙書大傳拊革
著以楛今書傳無著楛之文周禮笙師職云掌春牘應
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笛而弁口以羊韋鞞之灑案拊
以節樂謂之相者視其進止以爲之節也雅即春牘之
類亦節樂器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相對爲文訊猶治也
有以節之斯亂者以整疾者以舒矣雅與春牘爲類而
與相同爲節樂之器故春之送杵聲亦謂之相說見鄭
謂相以楛得名未知其審孔疏訓亂爲治非也

致右憲左

武坐致右憲左鄭注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正義曰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瀕案史記樂書正義曰軒起也是張守節所見史記本作軒今本史記作憲者後人據樂記改之也軒致卽軒輕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通俗文後重曰軒前重曰輕卽其義也

禮有報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鄭注報讀爲褒褒猶進也又祭義亦有此文鄭云報皆當爲褒聲之誤瀕案記文報字凡三見祭義亦然則非誤字明矣報讀爲褒訓爲進非

也今案廣雅曰報復也穆天子傳報哭于大次郭注報猶反也禮有報而樂有反文義正相對經傳恆言報本反始亦報與反相對爲文也復命謂之反命亦曰報命亦其例

族長

在族長鄉里之中灑案此所謂族長乃鄉閭之名周禮大司徒職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也

雜記下

從政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鄭注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灑案經文但云從政不言從爲政者教令鄭說恐未然也政疑當讀爲征從征卽力役之事周禮小宰一曰聽政役以比居鄭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間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杜子春讀政爲征荀子王制篇相地而衰政楊注政或讀爲征竝與此同例

父小功之末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王氏引之曰卒哭在第三月小功之未則在第五月已之小功既卒哭而可以自冠自取妻於父之小功雖至在末之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統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後已可自冠自取妻已於父之小功卒哭後反不可以舉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取妻揆之於理殆不可通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云父大功者所以別於已之大功也言已於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第九月乃可冠已之子嫁已之子及爲已之子取婦也已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

之末則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
功輕於己之大功也已雖小功雖當讀唯言以己之服
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旣卒哭而舉吉事不但可以冠子
嫁子及爲子取婦又可以自冠自取妻也灑案王說非
也此大功小功皆就一人而言疏云大功之末云身不
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逆是也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並可以取婦
增一父字對其子而言下文己字卽對其父而言也言
其父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取婦其子雖亦服小
功旣卒哭卽可以冠取妻蓋父服小功子有服總者嫌
總可冠取妻而小功或否故特著之言不但父服小功

己服總者可以冠取妻也己雖小功既卒哭斯可矣王氏誤會記文謂己服小功既卒哭即可冠取妻而當父服小功者反不可故以爲輕重倒置耳至所謂未者定在何時經無明文然大功之未恐非第九月小功之未亦非第五月何以明之蓋至是則距除服之期皆不遠矣如欲舉行吉事儘可俟除服爲之何古人迫不及待乃爾恐非禮志也疏云此文云既卒哭明上文未者並卒哭後是也如以未爲服盡之月則子之小功既卒哭其父大功猶未至於未也乃父不可以取婦而其子願可以取妻不顯相達戾乎由此觀之則未非謂服盡之時明矣又下文云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承己雖小

功而言下場之小功既不可則長場中場之大功不待言矣

世柳

世柳鄭注魯繆公時賢人也按勘記云閩監毛本世作泄衛氏集說同灑案廣韻泄有餘制切之音與世聲近相通

衆寡均而倍焉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鄭注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正義曰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己民衆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灑案如注

疏說記當云衆寡均而他人之功倍焉其義乃明今但
言倍不言功則非彼此比較之義衆寡均亦非役事人
數之謂也倍當讀如倍畔之倍古與背通釋名背倍也漢書賈誼傳下無倍畔謂百姓還己也此承上文而言地之心類注倍讀曰背謂百姓還己也此承上文而言地
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若地與民衆寡均而百姓
倍畔亦恥之也大戴記王言篇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
事者之罪也與此義略同

喪大記

皆左衽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紉鄭注左衽衽鄉
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

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
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灑案人
之生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何至於死而反其道用
夷服左衽斂恐非禮也今案上文凡陳衣者及此卽士
喪禮所謂陳襲事也陳衣故有祭服不倒左衽不紐之
儀祭服不倒謂不可倒置之皆左衽結絞不紐謂覆其
衽嚮左結絞而不紐而非制爲左衽之衣也注疏之誤
由未辨其爲陳衣之儀耳

錦冑黼殺 元冑黼殺 緇冑頽殺

君錦冑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冑黼殺綴旁五士緇冑頽
殺綴旁三凡冑質長與手齊殺三尺鄭注冑者旣襲所

以韜尸重形也灝案士喪禮曰冑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卽此所謂緇冑頰殺也錦冑元冑並同禮經但言掩足鄭云韜尸非是蓋自足而上長與手齊而殺其下三尺綴旁三五若七者著組繫以爲固也餘詳士喪禮

祭義

麗于碑

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鄭注麗猶繫也孔疏曰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紉貫碑中君從此待之灝案鄭注士昏禮云當碑揖賈疏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孔賈皆以爲碑在庭中本鄭義也然於事殊有未合竊謂鄉射大射皆在兩楹之中而張侯

其南則中庭非樹碑之所固已顯然劉勰文心雕龍云宗廟有碑樹之兩楹其說當有所本王伯厚玉海說同但未必居楹蓋在階上當楹耳今考之禮經則兩碑所在本有明文而學者因循不察遂致沿譌千載聘禮歸喪籛于賓介曰饑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此西階之碑也又誤于東方醯醢百糗夾碑十以爲列醢在東此東階之碑也又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而不言碑則中庭無碑可知唯碑在階上當楹故君使卿還玉于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又曰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也兩階各樹一碑者蓋

一以麗牲一以測景君升自阼階奉牲而麗于碑則麗牲在東而測景在西亦明矣

歲既單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注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灋案鄭以歲單爲三月月盡之後是也然蠶事畢不可謂之歲事畢王氏引之謂四時之祭皆曰薦歲事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可謂之歲似矣而於歲單之義仍有未明今案單當讀爲禫謂四時相禫代也春盡則禫於夏故曰歲既單矣單亶禫嬪四字古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單厥心周語單作亶史記秦楚之際

月表號令三嬪索隱曰嬪古禪字是也顏氏家訓書證曰單字自有善音廣韻禪禮單嬪並時戰切禮卽禪之異文也

祭統

執鐙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豆下跗也灋案古之豆登未有施跗足者卽有足亦當通體名之曰鐙不得但名其足爲鐙也記言執鐙疑卽瓦登之登傳寫異文豆執校登亦執校不言者承上文而省耳

仲尼燕居

所以仁鬼神也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
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
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鄭注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
善之道也灑案人能盡爲人之道謂之仁故仁字从人
而二之說見說文箋仁鬼神者盡敬鬼神之道也仁昭穆者
盡事昭穆之孝也仁死喪者盡哀死喪之禮也仁鄉黨
者盡和鄉黨之義也仁賓客者盡待賓客之奉也故曰
仁猶存也

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鄭注：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灑案：祖訓爲始，義尙未確。竊謂祖者衆之宗也。洽，翁也。言無以使衆翁然，宗之云爾。

中庸

仁者人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灑案：相人偶之義古無其說。故孔賈皆不能詳。鄭注：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亦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然康成必有所受之。蓋仁字从人从二，與忝字从大从二，文同一例。太省作二者重之也。大上加大，故曰太上人盡人道。斯甫

之仁古人重文作多連點識之或作匕故牝字麀字亦
同例牝母牛麀母鹿匕在其下小牛小鹿也詳說文麀仁从
二人故其引申之義爲相人偶與人相偶而致敬親親
之道也

來百工也

來百工也顯案來讀爲釐來釐古聲近相通

少牛釐食禮來女孝

孫鄭注來讀曰釐周頌貽我來

釐治也

見堯典傳理也見周

箋周詩謂治理百工下文日省月試卽其事也堯典允
釐百工與此同義鄭朱皆未釋來字故補之

雖善無徵 雖善不尊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鄭注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灑案注文不尊君君字誤衍孔冲遠云不尊敬於君非是豈有臣不尊君而得謂之善者乎鄭云善無明徵善而不尊皆述經文其無君字明矣

唯天下至聖爲能

唯天下至誠爲能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舊讀皆以聖字斷句灑謂當以爲能斷句此承上文而言言如此者唯天下至聖爲能也下文聰明叡知云云復申言聖德也又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

天唯天下至誠爲能文同一例言如此者唯天下至誠爲能也下文經綸天下之大經云云亦申言之也

緇衣

子言之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灑案此緇衣首章當在表記之末誤置於此表記通篇多云子言之與此同例一也表記未云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此云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文勢相接二也下文云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乃此首章故以緇衣名篇三也上文鄭注云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此注云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

刑可以措體例相同句法亦相似則鄭所見本此章必連上文

德易狎而難親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鄭注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托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灑案鄭以德爲道德非也上文云小人溺如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此下卽分承上三事而言德謂水德德猶性也莊子天地篇物得以生謂之德言其性易狎而難親也陳澹集說曰水爲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成則溺矣

較鄭義爲長

苟有衣必見其敝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鄭注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王氏念孫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喻則爲不倫敝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袖袂也古無袖字借敝爲之或曰敝古通作蔽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鞞案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鞞之言蔽也釋其命名之義非謂鞞一名蔽也灑案或說敝古通作蔽是也引庚注敝隱蔽也正讀爲蔽考工記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蔽讀爲蔽塞之蔽其云蔽膝則非也衣所以蔽體故曰苟有衣必見其蔽與軾字皆言

其物之用王氏以實義求之故不得其說耳

奔喪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顯案此同居有伯叔兄弟之等故有親同不同之分如期功之喪服同則長者主之若或期或功則親者主之也

服問

三年喪既練有期之喪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案三年之喪既練則首經除矣有期之喪帶其故葛帶
要經七寸也經期之經謂首經也期之首經七寸與斬
服要經同喪服傳曰齊衰之經斬衰之帶是也服其功
衰者蓋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則衰七升
與大功之服同也詳見儀禮以其冠爲受若既練而有大功之喪
則經大功之首經五寸而服小功之衰蓋大功衰七升
若八升冠皆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則衰十升與小功
之服同也記不言要經然三年既練要經未除則亦仍
帶故葛帶也曰大功亦如之者如期之差也至小功之
喪則弗爲之變矣記於三年以練言有期以既葬言者
蓋小詳受衰七升與齊衰既葬同故舉其同者以爲例

而其餘可知若在未練未葬之先則固皆齊衰矣

深衣

續衽鉤邊

續衽鉤邊鄭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
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正
義曰衽爲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
而鉤其旁邊卽今之朝服有曲裾在旁者是也凡深衣
之裳十二幅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
所續之衽當一身之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灑案孔疏
謂裳十二幅前後左右皆有衽殊誤鄭注以鉤邊爲曲
裾亦未確曲裾以半幅附綴衣之兩旁由前揜後近腋

下鉤曲向後此朝服之制非燕居所用也近儒江氏永曰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其說尤不成制度蔡氏淵述朱子之言謂續衽鉤邊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最爲通論唯云無前後幅之縫語欠分明蓋兩旁那裁之衽續於裳之前後正幅而鉤縫其邊卽謂之續衽鉤邊耳

餘詳玉藻
縫齊倍要

投壺

枉矢哨壺

其有枉矢哨壺鄭注枉哨不正貌顛案枉謂矢不直哨言壺小不足容鄭未分晰說文云哨不容也繫傳曰投

壺禮枉矢哨壺謙言壺小不足容也

儒行

不程勇者 不程其力

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呂氏大臨曰鷲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下萬人吾往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灑案不程勇者謂不與勇者較量也不程其力亦謂不自任其力彼手搏猛獸舉鼎絕脈非儒者之事也論語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呂氏所言非經意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孔疏曰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宦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灑案厭非厭賤之謂此言儒者學問相長道義相勛亦非謂仕宦也厭讀如厭翟之厭謂相迫壓也荀子彊國篇如牆厭之楊注厭讀爲壓義與此同

大學

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此解極精又而云窮至事物之理則言之過深竊謂格物與執事敬義相近事物當前不敢輕心掉之而必至于其間所謂格也事事必至則知至而意誠推之至於治國平天下莫不由是也故

格物者始於一事一物而極於天下非謂於事物一一格之窮極其理而后致知而后誠意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序若有先後而皆無止境亦非謂致知之後卽不復格物也至於平天下尤必事事格之矣

此謂知本

黃氏日抄曰董氏槐謂大學本無闕文特錯簡釐正未盡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卽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未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
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王魯齊大學沿革論載
車氏清臣之說與董同但以此謂知本二句重疊而以
一句移綴於前尚有未安故方孝孺題鄭濟仲大學象
書正文刪去此謂知本一句從程子之說也灑謂八條
目第四釋本末所云此謂知本正對知止及物有本末
二節而言安得謂至善之下卽繼以明德此皆好爲紛
更非但此謂知本不必移綴於前卽所重一句亦非衍
文蓋上文泛論事物之本末先後而其所以謂之知本
者猶未明言至聽訟而能使民無訟斯乃謂之知本矣

上句此謂知本承上聽訟而言下句此謂知本則重言以申明之言此知本之說卽致知之義耳

昏義

問名

是以昏禮問名納采正義曰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灋案昏禮問名曰敢請女爲誰氏賈疏因鄭云不必其主人之女故釋氏爲姓氏已是乖異此更問其母之姓名尤爲紕繆總由泥於氏謂姓氏故爾不知氏者男女之通稱亦伯仲之通稱如云舅氏伯氏母氏師氏之類是也問名者問女之伯仲次第耳故曰敢請女爲誰氏大雅大明云摯

仲氏任毛傳曰摯國任姓之中女是其義也

聘義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鄭注曰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享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正義曰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灑案凡賓主

之禮有揖則有讓如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每一揖則一讓也說見士禮未有無端言三讓者故孔冲遠疑之三讓而後傳命禮經無文孔云讓當言辭是也至謂三讓而後入廟門爲禮文不備則未然聘禮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廟門外之大門卽三讓而後入廟門之時也每門每曲揖每一揖必有一讓禮經以揖賅讓記但言三讓則以讓賅揖也

喪服四制

婦人童子不杖

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呂氏大臨曰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毀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

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主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儒云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灑案正義曰婦人童子所以不杖謂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此卽呂氏所引先儒之說然而非也幼專指童子言豈謂婦人乎然則所謂婦人童子不杖者何也喪大記曰君之喪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大夫之喪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婦人

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然則婦人雖杖而有去杖之時且既不以杖卽位則與無杖同所以然者正爲其不能病也又庶子皆杖不以卽位而童子無文若當室則雖童子亦杖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此與童子當室則杖同意然則婦入童子之杖蓋寡而不杖者其常也故喪服傳曰婦入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此記權制有八正義曰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此皆申述記文然以應

杖而杖不應杖而杖合爲一端非也愚謂婦人童子不能病而不杖一也應杖者扶而起二也不應杖者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謂庶入強力者雖病不杖也面垢病容也秃者不鬢五也謂婦人秃者不紛男子秃者不括髮也鄭以鬢專屬之婦人謂鬢或爲免非也推結者渾言之皆曰鬢耳偃者不袒病不能袒也六也跛者不踊病不能踊也七也老病不止酒肉懼滅性也八也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八

徐灝舉

左傳一

隱公

正朔攷

春王正月之義先儒各有異同或謂改月不改時或謂

時月竝改杜元凱云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

見隱元年

傳是以爲時月竝改也後漢書陳寵傳曰十一月天以

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

以爲正夏以爲春此漢儒相傳舊說本無歧趣近毛氏

奇齡引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以正月而遇冬至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以夏月而觀春社以爲改
月改時之明證夏不煩言而解矣胡氏安國謂以夏時
冠月以周正紀事則是改月不改時夫周以建子爲正
正月周之春也胡氏安得以夏時之春冠之若如所言
必書之曰冬正月然後爲夏時冠周月耳此不可不辨
者也正月王朔之所在故繫於王月既定而春隨之故
春不必繫於王也春者時之首也月依乎時故先言春
而後言王正月矣然攷詩書傳記之文凡稱時以記事
多用夏時如豳風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周頌云嗃嗃
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金縢云秋大熟未
穫論語云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孟子云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之類是也。且非徒用夏時也。抑亦兼用夏之紀月如小雅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幽風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是也。春秋純乎周正者也。而左氏僖五年傳晉侯圍上陽卜偃以爲九月十月之交克之仍稱夏月周禮時王之制也。然唯正月之吉懸瀆于象魏爲周正餘事皆用夏時而凌人斬冰則要明言歲十有二月是雖改正朔而仍用夏時此學者所以疑不能明也。蔡仲默注伊誦曰三代雖正朔不稱謂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卽以此也 稱謂古者三正迭用夏時爲尚民間習之已久不可廢也。桓五年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僖五年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此皆有一定之候如

或乖舛則人事皆錯迕矣先王知此故歷代雖改正朔而仍兼用之蓋四時出於月建月建依乎斗杓不可易也是故時月並改者春秋之事也兼用夏時者當時所行也子丑爲正必不能與夏時合故周書往往書其月而不及時如康誥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皆然朱子謂古史記事例只如此是也其所以不書時者以紀月不相應故也至孔子脩春秋則不得不時月並書蓋魯史以月繫時而名之曰春秋孔子亦但仍其舊貫而已建子之月爲正不可謂之冬正月也則不得不以春書之者勢也而非以夏時冠之也或曰然則既改正朔仍用夏時何如勿改乎曰古之王者易姓受命皆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所以易民之視聽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也蓋唯元日朝會縣濶象魏於正朔行之餘事皆用夏正至於布在方策則仍以正朔所紀之月號書之焉耳

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花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厯改年爲孟夏四月改太和厯曰景初厯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酌廟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厯數之序此亦改正朔而兼用夏時之一證蓋秦漢相沿故事皆如是矣又案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以厯法推之得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日食實周正也蓋日食頒行天下亦布在方策之

事仍以正朔紀之故春秋因而書之不得因此一詩而
疑他詩之言夏時者也以此知當時頒曆亦必書周正
而分注
夏時

附辨胡傳

胡氏安國春秋傳曰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時冠周
月何哉聖人語頗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
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
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
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
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啟自專也其旨微矣
朱子語類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
紀事謂郊公節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

春正月某僂不敢信。漢案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非也。而未嘗謂周月爲孔子所改也。朱子因有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之語，遂致誤會。不知胡氏之意，乃以夏時冠周月爲欲行夏時而言也。昭十七年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所言尚在孔子之前，則周之紀月非孔子所改明矣。

秦漢歲首辨附

嬴秦氏繼周而有天下，改正朔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漢初因之。凡史記漢書先書冬十月者，皆建亥之月。繼書春正月則建寅之月也。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麻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

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近
儒王氏引之曰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爲歲首商以
丑月爲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而皆謂之正月獨秦自
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歷
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然當時
以十月爲歲首究未嘗以爲四時之首四時之首唯春
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故夏之寅月商
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
謂之春矣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爲正月故史記秦始皇
紀漢高惠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漢書武帝
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稱正月者其所

謂正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秦及漢初皆用顓頊曆建寅之月顓頊曆之正月也合攷諸書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子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王氏之論如此又引經子史漢之文用夏正者凡十七事以證之可謂辯矣余竊以爲猶未能深思其故也王氏謂亥爲十月寅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信如所言則秦人直用夏正矣安所謂亥爲歲首乎周人以亥爲十二月子爲正月秦繼周而王又安得有建亥之十月建寅之正月而承用之乎然則爲史家追改亦明矣秦以亥爲歲首卽以亥爲正月自後人言之則曰秦以十

月爲歲首云爾夫正者正也長也正朔之所在而爲十
二月之首故謂之正月豈有舍正朔而以他月爲正者
乎漢書賈山傳曰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
太學顏師古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
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此
改月之明徵王氏謂因脩先王之道故稱夏歲二月亦
無聊之言耳漢書天文志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
井以律推之從歲星也顧氏炎武曰知錄曰劉攽云案
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
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
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北史

高允傳已
有是說

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

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足爲秦人改月之
證矣毛氏奇齡經問曰秦始二十九年始皇東游其勒
石之朶文有云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以秦二月中春爲
夏十一月冬至一陽初升之候謂之方起而三十一年
改十二月爲嘉平因是年九月間神仙茅君之謠有如
欲效之臘嘉平語遂改是名則分明改九月爲十二月
矣二說互相參證秦漢改正朔卽改月號蓋無可疑而
史記漢書以亥爲十月寅爲正月者爲大初正厯以後
所追改亦明矣王氏謂子長孟堅何敢擅改安知非太
初時奉詔改定而子長孟堅相承書之者乎至秦及漢

初雖用顓頊厯而自大初始以正月爲歲首謂之正厯

則前此不以顓頊厯建寅之月爲正可知也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二世二年三年皆先書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又次端月秦人諱政故正月謂之端當時秦史本以端月首於歲首後人改爲十月而後之正月猶稱端者仍其舊文耳若以其避秦諱而疑非後人追改則固矣此亦足以惑後學者然則秦漢既改正朔改月號而馬班所錄故附及之

詔書以及諸家記事之六多以夏正紀月何也蓋古者

三正迭用夏時爲尙故雖改正朔而仍兼用之自古已

然無足異者詩小雅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豳風云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皆用夏時唯子月爲周正不可

謂之十一月而寅月又不可謂之正月也故曰一之日

二之日三之日以別之知周之改正朔而仍用夏時則

知秦漢亦猶是矣

詳見前

呂覽月令仿夏小正爲之而

不以數紀月但書孟仲季之號爲其與正朔異也正朔
建寅而題曰仲冬則時序固自若也王氏所引經子史
漢十七事皆不改時之證至於改正朔不改月號實無
明徵其云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秦漢之亥月
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則歧路之中要有歧焉蓋王氏
不信史家追改之說故謂亥爲十月寅爲正月乃當時
本稱而無以解於春秋之改時月也於是商周秦漢區
以別之耳

卜筮之繇

或問春秋時卜筮之繇毛西河謂或叢或韻皆臨時撰

造非有成文其然乎曰否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頌皆千有二百鄭注曰頌謂繇也據此則古有卜辭著
爲成書命之曰頌皆韻語也左氏僖四年傳初晉獻公
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
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襄十年傳鄭皇耳率師侵衛
孫文子卜追之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卽卜
兆之頌也孔穎達謂大卜三兆各有繇辭卽此之類其
說得之且左氏所載繇辭實指之曰其繇則爲引用成
語而非卜人所撰亦明矣又經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此言三易各有六十四卦之繇如三兆各有千二百之
頌也左氏占筮之繇有見於今易者引周易也其不見
於今易或本於連山歸藏然亦別有繇辭與卜兆之頌
同例何以明之僖十五年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其繇有曰震之離亦離之震爲
雷爲火爲嬴敗姬云云案震之離者謂歸妹上震變爲
睽上離也亦離之震者睽上六變復爲歸妹也易窮則變變則
通故上文初爻必變詳見序卦說此筮歸妹得上六變
爲睽而睽之上六亦適當變例故復爲歸妹他卦不爾
又云爲雷爲火皆兼兩卦而言昭五年傳初穆子之生
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曰謙不足飛不翔垂
不峻翼不廣亦兼兩卦而言此正如焦氏易林每卦皆

兼有變卦六十四而各爲筮辭不然易父豈有兼兩卦爲說者乎且此二傳所筮皆周易也而其辭周易無之然則別有絲辭著爲成書與卜筮事同一例明矣其他論斷之語不用韻者乃卜筮者之說耳延壽之書蓋仿古絲而作與周禮左氏參觀則卜筮之法大略可知毛氏讀周禮未審而謂絲辭爲筮人所撰且譏易林如神祠筮經過矣

隱公

既葬衰麻除 既葬免喪

元年傳弔生不及哀杜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灑案昭十年傳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

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是
既葬不除衰之明證杜於彼注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
斬衰蓋自知前說之妄而以未卒哭解之也又僖三十
三年傳卒哭而祔注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止
也案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冬穆叔如
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三年之喪未畢也是
既葬免喪之說亦非也元凱習見漢魏以來既葬卽吉
故事謂古天子諸侯無行三年喪者故其說一往皆謬
如此

公矢魚于棠

五年經公矢魚于棠杜注曰書陳魚以示非禮也瀨案

元凱因傳有陳魚而觀之文爾雅亦有矢陳也之訓遂
釋矢爲陳竊謂陳魚而觀但言陳魚則文義未明杜說
迨非也今案矢魚射魚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乃令人海
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蓮弩候大魚出射之淮南時則
訓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答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
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事也傳曰臧
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射字正對矢魚而言是其
明證傳言觀魚而經書矢魚者公命人捕魚而因自射
之春秋記公行事以公爲重也

將萬焉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正義曰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簫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爲一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灝案邶風簡兮篇首章云方將萬舞次章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羽舞卽萬舞矣況左氏旣合萬羽爲一安得講左氏而用公羊說乎何劭公以干舞爲武羽舞爲文亦非是皋陶謨曰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干舞亦文舞傳曰干楯羽
舞也皆舞者所執脩闈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
事是也豈得以干爲武乎若劉光伯說則尤爲牽混既
曰當此時萬羽俱作是萬舞有羽矣而又曰但將萬而
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何其謬歟此緣始用六份故春
秋謹而書之孔沖遠謂往前用八今乃用六是也而說
者乃妄爭干羽強辯文武抑末矣又每份人數服虔以
諸侯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
爲二八十六其說取確杜用何休說六六三十六人四
四十六人二二四人亦誤是說沿譌干載毛氏奇齡已
辨之

從自及也

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從隨也王氏伯申疑從字爲徒之譌灝案釋詁曰由從自也從與由同義謂長惡不悛由於自取之耳

不能共億

十一羊傳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杜注共給億安也王氏念孫曰杜訓其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義則文不相屬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灝案王說非也不能共億與下文餽其口於四方語氣相接自當訓爲其給但杜以

僣爲安訓釋參差致敝王氏駁難今案其謂供奉也給
足也僣亦足也

周語事之供給韋注給足也僣本作意
說文意滿也卽僣萬字滿與足同義

其僣卽供給耳

桓公

公卽位

元年經公卽位按勘記曰惠棟云鄭眾曰古文春秋經
公卽位爲公卽立云古位立同字棟案鄭注周禮小宗
伯之職云故書位作立灝案古音位與泣近故泣莅竝
从位聲立之聲轉如泣故位通作立

人盡夫也

十五年傳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

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杜注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
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段氏玉裁曰人
卽禽獸其心未有冒云人盡夫者此乃開成石經一誤
而莫之正唐律疏義音義兩引皆作天字破杜注云婦
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知傳文作人盡天也祭仲
之妻之意謂人盡天之所覆也婦人未有不天父天夫
者但父爲生我之天至親者一人而已夫則爲所適之
天其親不比生我者也此蓋祭妻知雍糾有變故以父
重於夫誘其女正以成己重夫之志以保全祭仲也喪
服傳曰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然則旣嫁則夫
重可知祭妻知之而不可以告其女也灑案觀杜注則

傳文自作天_字解但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二句語氣相呼應卽如杜說人盡天也而又云父一而已則言外仍謂夫非一也蓋女子在室許嫁誰氏則爲誰氏之妻故曰人盡夫也言人皆可以爲夫云爾豈謂盡人而爲夫乎勿以辭害義可也林氏堯叟云言凡人皆可嫁以爲夫生我者一父而已夫之親安可與父爲比其說較杜注爲優段氏拘墟之見耳其論婦人旣嫁實以夫爲重則是也

莊公

齊人來歸衛寶

六年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春秋左傳卷之六

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
俘疑經誤俘囚也正義曰案說文係從人衆省聲古文
係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係字與俘相似故誤作
俘耳杜旣以爲誤而又解俘爲囚是其不設正決故且
從之灑案杜氏旣以寶字爲是疑經爲誤而又曰俘囚
也者釋俘之字義訓囚與寶異義非不設正決而亦且
從之也孔氏殊誤會其引說文以訂譌繆亦不知所擇
此正因俘譌作係而改爲寶耳說文爪部孚古文作象
人部係古文作係二形相亂予謂係之古文本作俘蓋
子之古文作孚从彡象髮故保亦从之傳寫譌從爪頭
作係遂不可識別矣此條左氏經傳皆是俘字後人據

公穀以改左傳耳若左氏所據策書是寶字而經作俘必當有所論說今直書其事略不置辭則傳亦本是俘字後人改之無疑也

公穀作寶恐亦傳寫之誤蓋其始誤寫公穀因而併改左傳耳又案

毛氏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曰爾雅俘取也注云如書俘厥寶玉是囚人曰俘取寶玉亦曰俘簡書專言俘與策書專言寶俱可通其說似是而非取寶玉雖亦可謂之俘而但言俘者則必是俘囚也

必以情

十年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杜注曰必盡已情察審也正義曰言以情審察不用信之有在灑秦孔冲遠似誤讀杜注爲一句注言必盡口一情情者誠也謂必以誠也若云以情審察則與雖不化察辭意相戾矣曹颺曰忠之屬也忠正對誠言繫辭曰設卦以盡情偽

又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言誠僞也

正義曰情謂情實僞謂虛僞

大

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謂言不由衷非出於誠者也論語子路篇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與信相應言民莫敢不以誠也公羊宣十五年傳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韓詩外傳曰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情皆訓爲誠

宋大水

十一年經秋宋大水杜注曰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案所謂及我者言宋來告難也

左氏隱元年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十一年傳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宋不告命故不

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春秋之通例漢書五行志上曰董仲舒以爲時魯宋二國俱水此董子之偶誤何劭公曰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說尤乖異春秋魯大水經屢書之若與宋皆水豈有因其文煩而詭例書之之理且書外何以見內乎此穿鑿之甚矣

有蠶

十八年秋有蠶杜注蠶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困學紀聞云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蠶或破隸古春秋作有蠶爾雅食葉蠶音特灑案短狐含沙射人卽有其事亦未至於成災無絲見於簡書疑作蠶爲是說文蠶蟲食

苗菜者詩曰去其螟螣或當是臣鉉等曰今俗作或七聲蓋

螣或書作或四譌爲菜耳呂氏春秋任地篇又無螟螣

高注螣或作騰騰卽螣字此螣譌爲螣之證其誤與春

秋同高云兖州謂螣爲騰音相近也蓋不知其誤而爲之辭然公羊穀梁竝作盛

則誤已久矣公羊祗云秋有螣何以書誌異也穀梁則云秋有盛一有一曰日有螣射人者也穀

梁尤誤然一有一曰正螟螣忽生忽滅之義若短狐則

無所謂有無矣盛射人者也五字或後人妄增亦未可

知楊疏云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曰魯國無是也夫南越所生固與中國無涉况魯國既無之何爲而書

梁五 東關嬖五 夷陽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

五杜注姓梁名五在閩闕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闕塞

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顯素杜以
五爲名非是成十七年傳夷陽五亦晉侯之外嬖豈嬖
人盡名五乎周禮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梁五
東關嬖五夷陽五蓋皆寺人在五人之列者故謂之五
矣梁東關皆姓而佚其名王氏引之曰廣韻東字注曰漢復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
夷陽五或夷姓陽名廣韻曰夷亦姓或以夷陽爲氏未可知也

閔公

虢涼冬殺金寒玦離

二年傳虢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杜注寒涼殺離
言無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按勘記曰惠棟云說文引
作犛玦云犛白黑雜毛牛犛犛牛也古文省少或借涼

爲犛沈彤云案廣韻犛犛牛駁色蓋說文脫駁色二字
犛犛謂犛服色駁也否則冬與金玦皆有義而犛獨無
乎上文偏衣卽犛服蓋分織犛牛白黑毛爲之下所謂
奇無常也灑案說文訓犛爲白黑雜毛牛則犛下云犛
牛也其義已足廣韻犛犛分部若犛下但云犛牛則字
義未明故加駁色二字耳沈以爲說文脫字非也犛犛
古祇作茈涼相承增偏有冬殺者言獸毛至冬脫落殺
當讀去聲衣裳無冬殺之事特藉獸毛言之耳玦之言
決絕故曰金寒玦離也

僖公

憂必讎焉 讎必保焉

五年傳士爲曰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
焉杜注讎猶對也保而守之朱氏彬曰讎售也史記高
祖本紀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封禪
書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索隱曰鄭德云相
應爲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杜注讎猶對也非傳
之本旨灑案讎訓爲對乃其本義引申爲讎敵之稱凡
貿易價與物相當謂之讎俗作售亦相對義也讎之言酬
也如其願以相償也上句讎字當如鄭德訓爲相應下
句讎字則寇讎之義也保猶守也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杜注曰輔頰輔車牙車正義曰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可以輔持其口或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頤車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毛傳曰好口輔也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衛風碩人篇正義引服虔云輔上頤車也與牙相依王氏念孫曰釋名牙車或謂之輔車則輔車是一物不得分以爲二小雅正月篇其車旣載乃乘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於爾輻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爲載物之車而非牙車矣下乃云先

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之不同類可知服杜二

家何不攷於小雅呂覽之文而輒以爲牙車乎灑案元

凱說不誤

服說牽混不
如杜注分明

王氏爲呂覽所誤耳輔車相依

脣止齒寒文義上下相應所謂輔車者當指頰輔牙車

而言若詩所云其車旣載乃乘爾輔自是別爲一物而

此非其義也何以言之夫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乃維持

之義非相依之義謂車依輔已不甚確若云輔依車更

非事實矣左氏引諺旣以脣齒爲喻不應遠舉車上之

物致使語意不倫然則輔車與脣齒連類而及明矣輔

本作齠說文云齠頰也是也今作輔者假借字耳輔車

與脣齒對文則輔是頰輔車爲牙車散言則牙車亦謂

之輔車故釋名云輔車六曰牙車也呂覽以車之有輔與唇竭齒寒分而言之共承用左氏之文而自具別裁不得援彼證此必欲強左氏以合於呂覽斯惑矣說文
輔下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從車甫整人頰車也王氏謂許引春秋傳以爲从車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取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其說亦非辨見說文箋

天威不遠顏咫尺

九年傳天威不遠顏咫尺杜注曰言天鑒察不遠威嚴當在顏面之前類案說文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眉目之間面之適中之處顏前卽面前也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在面前咫尺也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略曰天威在顏